

谍迷 DIEMI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各方间谍**争锋相对**，斗争形势**瞬息万变**。
想方设法**互设陷阱**，双料间谍**卷入其中**。
不到最后一分钟，谁都猜不到事情的真相。

湖南人民出版社

谍迷 DIE MI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迷/周淑兰, 宋忠明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438-7287-5

I. ①谍… II. ①周…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0478 号

谍 迷

周淑兰 宋忠明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龙妍洁妮

装帧设计: 木鱼工作室

版式设计: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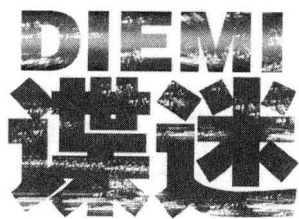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38-7287-5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引子	001
第一章 神秘电波	003
第二章 变脸有术	017
第三章 密布陷阱	030
第四章 十字路口	045
第五章 生死悬疑	059
第六章 人肉炸弹	075
第七章 偷拍偷儿	089
第八章 编外女特工	102
第九章 汇单杀机	116
第十章 替贼请客	129
第十一章 “纸里包火”	142
第十二章 贼踪谍影	154



第十三章 难拿之“鬼”	167
第十四章 寂寞间谍泪	182
第十五章 陷入迷局	196
第十六章 谍盗对决	212
第十七章 贼王喋血	227
第十八章 “1171”之谜	243
第十九章 假面男子	258
第二十章 双面间谍	273
第二十一章 “008”之谜	285





引

子

引 子

这是深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海边特有的狂风呼啸着，卷动黑压压的乌云。天空变成了汹涌的海洋。弯刀一样的月牙儿，挣扎着割破层层黑暗，映照出海天相接处像一群冰河世纪出没的巨型怪兽般，狰狞而恐怖的滔天巨浪。

一个男人的身影在荒草没膝的山路上狂奔。

他知道自己被跟踪了。时间就是生命。他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荆棘刮破了他的衣服，鞋子也跑丢了一只。他不时回头迅速地向身后张望，目光中充满了惊恐和绝望。

似有似无的月光映照下，他脚下的山路更显得崎岖不平。狂风夹杂着海涛的巨响，使郊外的秋夜格外阴森和凄凉。就在他已经接近大路时，远处突然有一束车灯扫过，他吓得一下子贴在公路旁的路基上。

一辆黑色轿车急驶而过，车灯映出了狂奔者一张年轻的面孔。他大约二十八岁，长了一双女人似的吊梢眼，眉梢上跳跃着过人的机警。这是个敢在刀尖上跳舞的男子，名义上是远东情报局的机要员，孤身潜伏在 K 集团远东情报局内，真实身份是共产党的“01”号特工。

今天，他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关乎祖国的安危，他想尽快利用隐藏在荒山里的一部电台，把这一重要情报发送出去。可是夜晚一出门，发现后面有尾巴，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为了把这份绝密情报送出去，他置自己的生命危险于不顾，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抢在敌方下手之前，完成发报任务。

他机警地躲过了追踪他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车灯闪过之后，山路上更显得漆黑一片，仿佛处处埋伏着凶险。白日里亭亭玉立的树木，在夜晚全都改变了形状，黑乎乎阴森森一副吉凶莫测的模样。

他稍等片刻，又跃起身子继续狂奔。狂风在他的耳边打着唿哨，野草不时绊住他的脚踝。他跌跌撞撞不顾一切地终于到达了隐蔽的发报地点，一座破败寺庙旁边的岩洞里。他顾不上休息，喘息着匆忙打开发报机，戴上耳机，开始发报。

随着他右手食指利索地上下抖动，一组组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变成神秘无形的电波，通过洞外的天线飞向天空。

现在，每一个字符都将是他的报告给战友的最后信息。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同时也扯开了衣领，缝在上面的剧毒衣扣已经向死神一样，守候在他的唇边。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为了逃过远东情报局给背叛者准备的残酷刑罚，他决定发完这最后一份电文就服毒自尽。

“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好像他发出的求救信号，也像是他年轻生命最后的绝响。

就在他将电报发出一半的时候，一支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脑勺儿。暴露了身份的“01”号特情人员，落入了远东情报局特务的手中……





第一章 神秘电波

这是 1949 年的秋天。

南国素有花城美誉的海州市，稻海泛金，碧空如洗，白云如画，花香处处。

苍翠的越秀山，逶迤的珠江水，是海州这座南国海疆重镇的特殊标记。这里既有山高峰险的崇山峻岭，又有迷魂摄魄的水网河湾，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毗邻灯红酒绿、龙蛇混杂的国际都会香港、澳门；背靠匪特成群的闽、赣、湘、桂；南临浩瀚无际的南海。三百多个岛屿星罗棋布，围绕着海州这颗都市明珠。

一场历时三年之久的解放战争的战火，在这座明珠之城熄灭了。然而，硝烟还将久久笼罩在这颗明珠的上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胜利者张灯结彩庆解放，西方反动阵营的失败者咬牙切齿，磨刀霍霍，发誓要消灭新生政权，和共产党再决雌雄。

K 集团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在撤离这座明珠城市之前，密令杀人不眨眼、令国人谈之色变的远东情报局，精心策划布置了“中上层露面的均撤退，中下层大部队潜伏”的方针，留下了军、警、特、匪形形色色的复仇的种子，成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心腹之患。

城内外的十多万支黑枪，将军事化地采取“化整为零，不离辖区，单线领导，重点布置，职业掩护”的方法，随时准备将海州变成一座血染的恐怖之城。

刚刚挂上鲜艳的五星红旗的南国大都市海州，百业萧条，动荡不安，市不安

业，民不安居，霓虹灯掩不住这样一幅幅画面：

旧军队的散兵游勇们，歪戴着帽子，倒背着长枪，打小贩，抢商铺，破坏治安；

潜伏的匪特们，把手枪藏在一袭云纱唐装衣衫里，戴着各种合法组织的面具流窜街头，借口接管，敲诈商户，鱼肉百姓；

一群群城市流莺们浓妆艳抹，在黄色小曲的靡靡之音中，沿街卖笑，在冷枪中不忘拉客嬉戏。

人民政府、军管会驻地、车站、发电厂等重要目标时刻有被爆破的危险。人民政府的官员被暗杀，解放军哨兵被偷袭，车船被掠劫，村庄有劫匪，这是地上的暴乱；敌人的飞机空袭时，匪特们发信号，燃火把，指示轰炸目标，明目张胆，嚣张至极。

“肃清匪特，巩固治安”成为海州市的首要任务。市长在高音喇叭里大声疾呼：“敌人想把我们陷入困境，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不获全胜，绝不罢休！”

实行了军事管制的明珠之城，钢枪与秋阳争色，战车与碧水共存，一切都在动荡不安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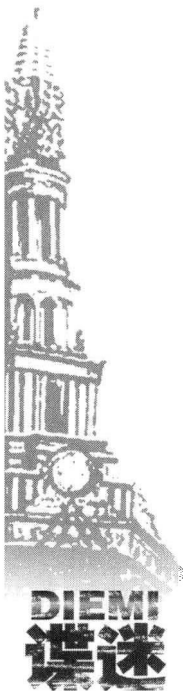
坐落在德政路一座青砖楼房内的海州市公安局，是这座城市的铁警卫士，这里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海州市公安局局长布尔，解放前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独臂英雄”，接管海州市之后，深感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这些日子，他不时在那间挂着“闲人免进”牌子的电讯侦查组密室进进出出，最后干脆亲自坐镇反特监听台，紧张地从截波机里收听着来自敌方那些携带着杀气的神秘电波。

布尔局长觉得自己此时就像站在一座火山上。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恶性案件发生，那些爆炸、暗杀、指示空袭目标、刺探军事情报等反抗新生政权的特务活动，像一些地下熔岩一样，四处涌动。这个危机四伏的城市让人防不胜防，公安局好像救火队员一样，被四处而起的火警弄得紧张而又疲惫。

海州市市长要求警方迅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让海州人民安居乐业。

这天晚上下班后，布尔局长照例没有回家。他在局里的大食堂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又来到了侦讯处电讯侦查组，守候到深夜。

突然，“嘀嗒嘀嗒——”一阵急促的电波声响起，侦讯处副处长何万年立即





接收，看到上面的内容，久经沙场的他脸色立即严峻起来。这是潜伏在K集团远东情报局的我方特情人员发来的一份“绝密”级别密码情报，发报人是秘密和海州市公安局侦讯处副处长何万年单线联系的“01”号电台。

可惜，这个绝密情报刚刚接收到一半，电波就中断了。

“局长，这是一份绝密密码电报。情报很重要！”

布尔困意顿消，急忙询问道：“什么情报？”

何万年立即把接收到一半的电文翻译出来，大意是：K集团远东情报局精心制订了代号为“1171”的绝密计划，核心内容是：以海州为基地，秘密开办远东情报局特训班，迅速培训一批特务，乘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革命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乱之机，潜入中共重要机关，收集情报，搞暗杀、绑架、颠覆等破坏活动，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封密码电报的内容就像火一样，灼烧着布尔极度紧张的神经。“什么，他们还要培训特务？海州周边已经有十万支黑枪了。”布尔恨恨地说。

何万年把耳机摘下来，接口说：“那些特务已经不听K集团指挥了。你看看这些天到咱们这里来自新登记的人，挤破了头。那些反动党团员，军、警、特人员主动来悔过自新，太踊跃了。在这种形势下，谁还来替K集团卖命！所以，他们只有另外培训特务了。”

何万年解放前在特务机关待过，深知那些人肯从事危险性极高的特务工作，大都是为金币和银元而奋斗。有钱才能买到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鬼”来推磨。在共产党势不可当的政治攻势之下，那些投机者马上就会改换门庭，投靠新主人。

“对了，万年，你对远东情报局了如指掌，你多谈点意见。”布尔局长特别倚重这个侦讯处副处长，讨秘诀一样把目光对准了他。

何万年的长相十分“中庸”，不美也不丑，不张扬也不卑微，全靠别人的印象给他打分。把他看成坏人时，可能会以为他是阴险；把他当成好人时，又会觉得他平易近人。像他这种长相，做坏人时他善于掩藏，做好人时他善于忍辱负重。所以他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当年在情报局时大家总是忽略他；如今解放了，人们却都怀疑他。这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格外不利。

当年父亲给他算命，说他是一脸苦相，命也会很苦。而对义子也就是何万年的义兄魏流芳，说他有王者之仪，不是流芳千古，就是遗臭万年。总之是轰轰烈烈、大喜大悲的命运结局。

“局长，既然您这么说，我就知无不言了。”何万年多年在特务机关浸润，说话办事有板有眼，十分谨慎，“旧军队的特务和咱们共产党的红色间谍不同。他

们全靠黄金白银堆着。1948年以后，大中城市不断解放，反动派们预感到大势已去，就开始布置潜伏的特务，以便解放后这些人能继续活动。为此，远东情报局在重庆巢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华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的全能情报员。”

“什么叫全能情报员？”布尔问。

“全能情报员就是要求特务能独当一面，既能搜集情报，还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的收发任务，所以叫全能型情报员。”何万年接着说，“这些全能的特务，被派到各大城市居住下来，不与原来远东情报局的站、组发生横向联系，直接由远东情报局潜伏布置组领导，每组配备一两部电台。潜伏的全能特务待遇很高，用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职电台报务员，每月可得二两黄金。可是，训练不久，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特训班被迫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更没有时间进行训练，只好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邢云龙的部队中。”

“那么，这封电报，就是想在海州市复制重庆特训班的培训方法，继续做他们全能特务的美梦？”布尔摸出一只大烟斗，叼到嘴里。

“看来是这样。”何万年给局长点上火，“远东情报局的杰克上校一直很欣赏这个全能特训班的点子，解放前没有成功，一直心有不甘哪！”

拿着只接收到一半的电文，布尔局长万分焦急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脑海里不停地冒出各种疑问：

“1171”绝密计划中的特训班由谁主办？

地址又在哪儿？

暗杀名单到底涉及哪些政府要员？

杀手是在域外还是在境内？

出于多年对敌工作的经验，布尔局长预感到潜伏在K集团的战友遇到了不测，不由更加悬起了一颗心。他万万想不到的是，K集团远东情报局会将计就计，派出另外一个特务化身“008”号电台，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时发布假情报迷惑警方，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一场间谍大战从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间半埋在地下的密室。埋到窗前的泥土使屋内显得很阴暗。半截蜡头上的烛光闪烁跳跃，忽明忽暗地映照在两个接头者的脸上，室内的气氛更显得紧张而诡异。

海州市商会副会长张文明穿着长袍马褂，多肉的脸上显出紧张的神情，正在





倾听这个自称代号“老九”的神秘来者传达上级指令。

“老九”显然是精心地乔装打扮过了，他竭力模仿当时最流行的装束，穿了一件灰制服，留着一对八字胡，手里还提着一个毛巾缝的布口袋，上面绣着五个红色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上峰命你们海州总站立即秘密开办特训班，迅速培训一批全能型特工。趁共产党刚刚夺取海州，还没有站稳脚跟之际，打入他们内部。一定要把海州市和整个华南地区搅乱，让共党分子鸡犬不宁，让海州成为一座恐怖之城！”

张文明听到这里，不由得咧咧嘴叫起来：“哎呀，这个时候办特训班？你让我上哪儿去招兵买马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海州正在清剿敌特分子，开办清党登记培训班。共产党把咱们过去的弟兄网罗到一起，给他们洗脑，还让大家互相揭发检举，改过自新。意志坚定一点的人，不进培训班，也被咬进去了。我拿钱也买不到人哪！”

“老九”板起面孔训斥道：“这才是情报局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也正是需要重新培训新人的时候。你这样和上峰讲条件，会付出代价的！”

张文明吓黄了脸，连连说：“不敢！不敢！我不是讲条件。我只是如实汇报地方上的情况，请上峰明察。”

“上峰早已明察了，才会做出这个英明的决策：种下新的火种，和共产党打持久战！”“老九”缓和了一下口气，叮嘱道，“我只和你单线接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身份，你记住了？”

张文明频频点头，又不安地追问：“可是，招收了学员，谁来当教官？我对培训可是不内行。”

“老九”沉思了一下，才说：“教官当然是你们总站的人来做。这样吧，我去搞教材，你马上去招人，还要找到培训的地点，越隐秘越好。”

烛光灭了，密室里一片漆黑。街上传来群众庆祝解放扭秧歌的锣鼓声，让张文明更加心惊胆战。他只觉得眼皮突突乱跳，心中一片慌乱。他后悔当初跑得太慢，没有搭上末班轮船，留在了大陆，等于留在了祸患之中。

海州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烟雾弥漫。秋蝉刺耳的鸣叫声，透过纱窗钻进来，让布尔局长更加心烦意乱。他十分重视昨晚只收到一半的“1171”绝密情报，一上班就立即指示侦讯处，不仅要破译下半截情报的内容，还要针对这个“1171”上面提到的“全能特务训练班”，成立专案组，迅速侦破，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坐在局长面前听指示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在密室和特务张文明秘密接头的“老九”，他就是何万年，此时他的身份是公安局里举足轻重的重要部门——侦讯处的副处长。

局长布尔吸着大烟斗，表情凝重地说：“咱们海州市是新接收的一座南方大都市，百废待兴，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解放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谍战战略，使我们的公安队伍龙蛇混杂，敌友难辨。”

听他说到这里，工农干部出身的侦讯处处长程昆斜起眼睛，看了一下何万年，插话说：“局长，不是我爱放横炮，你从原旧军队警察局里挑选警员的做法，我一直不同意。这样太冒进了。这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怎么会和我们一条心？我们要去和公开的敌人斗争，还得防备他们在背后打黑枪，这不是一枪两眼儿吗？”

布尔很欣赏程昆的民主精神，但有时候也特怕他打横炮，说出一些外行话影响士气。他只好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必须采取的特别手段。你们也知道，人民政权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需要大量的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的干部不懂海州的方言，人生地不熟。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我们除了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之外，必须把‘反正’的人员充实到公安队伍里来，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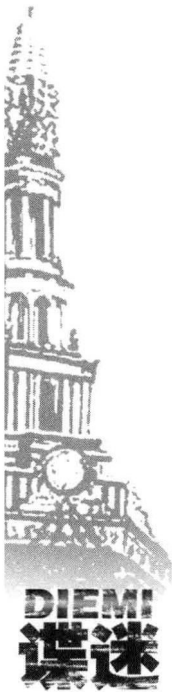
程昆不服气地反驳说：“需要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你看看，这么重要的情报，就接收了半截子，下文就没有了。老何，你手下的人是怎么搞的？是不是那个‘反正’过来的报务员在搞鬼？”

何万年忙说：“不是。这个密件是我亲自接收的。”听他这么一说，程昆更不快了：“你这么能干，为什么只拿到一个半截子情报？布尔局长，我怀疑这个情报的真实性！”

何万年表情十分尴尬，不得不解释道：“布尔局长，我敢用人格保证，这份情报是真实的。‘01’号电台和我单线联系，他是我的同乡，我们是同一期夜莺特训班毕业的。他只身一人打入远东情报局，情报绝对不会有假。至于只发了一半，可能他遭到了不测。”

程昆用手拍着桌子，又叫起来：“别提你们那个该死的特训班了！打仗要真枪实弹，你们这些特务心术不正，偷听、暗杀，无恶不作。就是你们这些人把战线搅乱了，现在还肃不清余毒。”

何万年脸色更难看了。他不同程昆正面交锋，只是对布尔说：“布尔局长，我不能接受程昆处长这种论调。旧军队‘反正’人员是真心投诚的。我们过去的





历史已经交代清楚了，不应该把我们当成异己分子，翻旧账。”

布尔忙说：“程处长，万年同志说得对。我们共产党讲政策，只要是真心投诚，不问历史，重在表现。万年过去是旧军队的特工精英，现在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情报专家，为人民服务。”

程昆火气更大了：“他就是自恃情报专家，耍弄我们工农干部！布尔局长，你总是帮他说话。”不懂情报业务，又总是以功臣自居的程昆，是典型的炮筒子，做人做事一根筋，让何万年一时哭笑不得。

建国初期的海州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数是农家子弟或部队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他们有的只是对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他们还是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对新形势下深挖敌特的工作却没有任何经验，力不从心却又极不甘心，让布尔十分为难。公安局一开会，他就要当调解员，两边都得做工作，才能收拾起公安局这个大摊子，让市长和市民都满意。

开完会，程昆又留下来，请求布尔，坚决不让何万年参加专案组：“布尔局长，何万年是什么人物，你比我更清楚。他是旧军队夜莺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一直在旧军队海州市警备司令部工作，解放后才被收编。你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当侦讯处的副处长，主抓业务，用这种人我一百个不放心！”

“老程同志，你一定还记得咱们在苏区的时候，战士们常常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话吧？”

程昆说：“当然记得。我们打倒了资本家，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就让我们吃苦头，经济衰落了，吃穿用就少了，连盐都没得吃，天天吃南瓜！”

“你记得就好。我们党就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搞了统一战线，才不再天天吃南瓜了。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对象，为我们的工作服务。咱们不用何万年，你去收发电报吗？你不懂吧？！那咱们破译不了敌人的密电，成了聋子和瞎子，不是还要吃苦头吗？”

布尔费了好多唇舌，才让工农干部出身的程昆明白了要学会在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反正”人员的道理。可程昆心里还是不服气，嘀嘀咕咕地说：“哼，狗改不了吃屎。我们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他的狐狸尾巴。让他再‘狗戴帽子——装人’！”

程昆满口的歇后语，把布尔逗笑了。可他心里也十分焦急：这些工农干部特别朴实可爱，但是仅仅靠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是打不开工作局面的。敌人要办特训班，倒让他受了启发，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何万年利用当年

在夜莺特训班上学到的知识，为公安局侦讯处负责敌特工作的同志做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对于新形势下开展反特工作，大有益处。

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了出来，程昆一听几乎要跳起来：“什么什么？他本来就是旧军队特务，让他去抓特务，已经是天大的笑话。还让他给我的手下上课？布尔局长，你就饶了我吧。他何万年一个人我都盯不住，他再给我培养发展出一批小特务，那我可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布尔看他一副大难临头的表情，不由得笑起来：“老程啊，这可是一招高棋，就这么定了。你回去让何万年准备教材，看看他到底能培训出什么人来。到那时你再发言，好不好？”

珠江边一座豪华的别墅里，海州市商会会长魏流芳身穿丝绸睡衣，悄悄走进了一间地下密室。和张文明与何万年寒碜破败的接头处完全不同，这里布置豪华，灯火辉煌，好像一处地下宫殿。只有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显示出这里不是这位会长寻欢作乐的场所，而是他隐蔽秘密身份的另一处据点。

此时，海州特务总站站长魏流芳正在接收一个代号为“008”的敌特电台的电报，内容是：“‘1171’计划已经暴露，指令当地特务组织立即在培训的同时，披上伪装，迷惑共方，严密防范。务必让全能特训班在海州成功复制，不得有误。”

魏流芳长了一张国字脸，脸上有棱有角，男子气十足。他的一副鹰钩鼻子，最具特点。他的心机和力量，不依不饶和有仇必报的个性，都可以在这副鼻子上找到依据。尤其是他那双看似平静，却独具魔力的鹰眼，就是不凝视你的时候，你也会感到它已透视了你的灵魂。在这双眼睛面前，你是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可言的。这让他不论是在当年的远东情报局，还是现在的让共产党倚重的工商联中，都是大权在握的重磅级人物，让人只能仰视，不敢造次。

魏流芳已经从张文明的口中，得知了上峰“老九”组建特训班的命令，现在又接到“1171”计划有变的电报，立即感到大事不妙。他判断肯定是远东情报局里出了内奸，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这让他不由得忧心忡忡。

现在是特别时期，魏流芳知道自己虽然有保护色，但是他还有一个心腹之患，那就是何万年。何万年对自己知根知底，现在又投诚到共产党那头去了，在公安局身负要职。虽然张文明一口咬定他是自己人，可是，这年头人心莫测，谁知道何万年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条板凳上？





如果他要是真心起义归顺了共产党，那魏流芳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当然，如果他还为K集团卖命，他又是魏流芳最得力的帮手。魏流芳最担心何万年在共产党镇压反运动的高压下顶不住，成为自己的对手。那就意味着海州市的谍战阵地将风起云涌，他魏流芳也就没有安宁之日了。

魏流芳走出密室，立即把张文明叫到家里，让他明天在何万年的妻子刘海儿工作的面粉厂安排一场戏。他要从这个美人身上打开缺口，把何万年牢牢控制在他的股掌之中。

“魏会长，何万年是你的拜把子兄弟，你们俩一起在夜莺特训班里受过训，他还差一点成了你的妹夫，他能对你如何？”张文明察言观色地说。他可不想得罪何万年这位警界要员，更不愿意让魏流芳当枪使。

“你懂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人家有福的跑到国外享乐去了，留下咱们命苦的，在这里替他们打天下。不多长几个心眼，能行吗？你别啰嗦了，按照我的吩咐去办，没你的亏吃！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去拍那个何大少的马屁，出了问题，你自己去向上峰交代。”

张文明立刻像中了弹一样，一声不吭了。

其实，魏流芳对刘海儿垂涎已久。正因为她嫁给了何万年，他的美梦破灭了，这个女人就更像一枚禁果一样，令他欲罢不能。现在，戴着红帽子的他，显然比投诚分子何万年更占优势。他暗暗窃喜，觉得时机已到，是他伸手摘果子的时候了。

“你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的？和什么人接头？不说我就毙了你！”

何万年一走进公安局办公室的走廊，就听见程昆的大嗓门，好像放炮一样，震得贴着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嘎嘎作响。他知道这位工农出身的老大哥正在审讯，不由得咧嘴一笑，装作没有听见，径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处理了一会儿公务，才去了审讯室。

程昆双手叉腰，一只脚还蹬在椅子上，好像《三国演义》里的猛张飞。坐在他对面的特务梳了一个小平头，长了一对老鼠眼，表情好像很害怕，眼睛却四处打量。见何万年进门，他甚至还赔了一个笑脸，这让程昆更恼火了。

“你严肃点，少嬉皮笑脸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容不得你要花腔。”

何万年昨天就听说抓了一个刚刚潜入境内的特务，布尔局长不放心程昆简单粗暴的审讯方式，特别关照要何万年和程昆一起审讯，这让程昆更感到懊恼。所

以今天还没到上班时间，他就提前来到审讯室，把特务押进来，想抢个头功，乘何万年没插手之前，问出个子丑寅卯，在布尔面前争回一点面子。

可是，审讯一开始就卡了壳。狡猾的特务仿佛也看出了程昆是个草包，死活不交代他的来意，一口咬定自己是做小买卖的。

“胡说八道！”程昆吹胡子瞪眼睛，恨不能拿手枪撬开他的嘴，掏出供词来。

“长官，你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在这里胡说呀！”特务对答如流，倒好像他是审讯者似的。程昆被激怒了，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吼道：“我就不信整不服你！”他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又拿出一副镣铐，把特务的双脚也铐在凳脚上。

何万年的审讯却是另一种方式。他不急不怒，胸有成竹地对特务说：“先交代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敌人。”

特务的目光和他对视了几秒钟，翻翻眼皮，开始交代。他说自己1937年毕业于中央军校，在旧军队里历任连长、营长和上校团副。1947年他的部队被共产党击败，他就逃回了老家。1948年跑到香港，开了一个小铺子，卖点杂货，比如香烟、肥皂、水果和糖果什么的，勉强糊口。

何万年追问他：“你这次回来想干什么？”

“我已经坦白了。回来做买卖嘛！生意人还能干什么？”他还想蒙混过去。

“把你的现行问题交代清楚。”何万年又逼上一句。

“现行问题？我有什么交代的？我在香港做的是小本生意。尽管日子不好过，也没做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

“那你为什么回来？”何万年看到程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生怕他又来抡板斧，破坏审讯气氛。

“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特务看出何万年的老练和精明，一改方才的商人模样，身子坐得笔直，恢复了一副训练有素的军人姿势，口吻也严肃起来，“我一回到海州，就到办事处登记找工作。他们问我的志愿，我说，我本来是个军人，不过，我还有别的特长，我会开汽车，会修理手表和收音机。反正我听从政府的安排，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政府需要你交代罪行！”程昆又在一边吼起来。他觉得何万年不像是在审讯，倒像是在和老乡拉家常，让他听得火冒三丈。

何万年给他递了个眼色，接着说：“这么说你是热爱新政权的？你回来已经两个月了，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你一定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他人，立功自赎。”

“我历史上的问题就是那样。我回来是家里人的鼓动。我父母一个劲儿给我

